opusdei.org

## 我的好友伊西多禄

7月15日标志着可敬的天主忠 仆伊西多禄·索沙诺(Isidoro Zorzano)于1943年逝世的一 个新周年。秘鲁的玛丽亚·若瑟 ·萨拉扎(María José Salazar)讲述了这位圣人在她 的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## 2022年12月17日

八年前,我第一次遇见伊西多禄·索沙诺。他在天堂,我在人间。你可不可以和一个来自「另一个世界」的人交

朋友呢?依据我的经验,我知道这是可能的——归功于诸圣相通功。

有一次,我和我的朋友安多尼·杜凯 (Antonio Ducay) 神父交谈,他是 皮乌拉大学 (University of Piura) 的教授。我跟他说:我担心着一些财 务和工作相关的问题。他说:「向伊 西多禄·索沙诺寻求帮助吧。」

我知道他是谁: 主业团的首批成员之一, 西班牙内战期间, 圣施礼华的坚强支持者。但除此之外, 我就没有更多的了解了。除了在网上, 我在其它地方都找不到印有他祷文的祈祷卡。我开始向他求代祷, 而结果是难以置信的。我所经历的困难不仅消失了, 而且还给我的家庭带来了非常正面的情况。我知道, 我找到了一位极好的代祷者。

读了有关他的传记后,我开始认定他 为我在天堂里的朋友:一个耐心、善 解人意、谦逊和乐于助人的朋友。 稍后,我给当时的主业团监督蔡浩伟 主教写了一封信。我跟他提到了很多 事情,包括我与伊西多禄接触的经 历。我胆怯地问他能否给我寄一些印 有这位天主忠仆祷文的祈祷卡,因为 我在秘鲁不能找得到。蔡主教就请人 给我寄来了一些祈祷卡,甚至还有一 张是带有圣蠋的:是一小块伊西多禄 的衬衫!

## 在初生婴儿的深切治疗部

当我怀第二胎的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,我很害怕失去他,而感觉到有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。面对这种恐惧,我立刻向伊西多禄寻求帮助:「我不会为这件事再担忧了。在圣母的帮助下,你会护佑我的婴孩。」

辣法耳·伊西多禄(他不能有其他更适合的名字了)是非常过早出生的。由于某种原因,我的胎盘停止给他输送营养物,而医生也没有途径去注意到这一点,因为问题事故——没有任何解释地——发生在两次产前检查

之间。在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的等待时间简直是度日如年。我们不知道我的儿子辣法耳会怎么样; 医生甚至不让我见他。我只好祈祷, 把他的生命托付给伊西多禄和圣母。

最后,我的儿子能够自己呼吸了。当 医生允许我们透过早产儿保育箱看看 他时,我毫不犹豫地把伊西多禄的祈 祷卡贴在箱的壁面上,因而他就可以 照顾我的婴孩了。一位护士问我这个 人是谁(他们看到的照片通常是神父 或修女,而不是平信徒),我跟她讲 了一些关于他生平的东西。

今天,辣法耳是6岁了,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孩子。经过他出生时发生的各种事情,我决定,我只会在关于我儿子的问题上才去「打扰」伊西多禄。六个月大开始,辣法耳·伊西多禄就饱受支气管问题之苦(现在——很高兴地——病情已经更加受控了),我们不止一次将他送进急诊室。然而,每一次危机都以我无法想象的方

式得以化解,我深信,这一切要归功于我那在天堂的好友伊西多禄的帮助。

## 在瓦列卡斯 (Vallecas), 梦想成真

我的丈夫劳尔(Raul)是西班牙人。 因此,当我们一储蓄够钱时,就会去 劳尔的家乡韦斯卡(Huesca)。在 2021年12月 —— 有好几年,我们在 那边过圣诞节 —— 我们要回到秘 鲁,而我们必须在马德里乘搭飞机前 往利马。我跟我的丈夫说,在离开西 班牙之前,我不能不去拜访位于马德 里,瓦列卡斯区,圣大亚尔伯堂的伊 西多禄坟墓。

新冠疫情仍在西班牙肆虐;所以,我们不想搭地铁。但我的一位叔叔主动提出让我们坐他的车去那边,而最后我终于能够「亲自」去拜访我的朋友。

伊西多禄的遗骸是保存在一个比我想象要小的大理石盒子里。附近有他的

一些照片和有关他生平的资讯。我们在那里,能留多久就留了多久,与克里斯蒂娜(Cristina)和辣法耳·伊西多禄一起祈祷。临走前,我拿了几张他的祈祷卡,在墓上擦了一下。

我希望在疫情过后能再次回到那里, 而可以在那里想祈祷多久就祈祷多 久。自从八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伊西多 禄以来,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我,而我 相信他是永远不会离开我的。

由于诸圣相通功,我们可以与那些在 天堂的人成为朋友。现在,我祈求天 主赐予我这份恩惠:好让我能出席伊 西多禄的宣福礼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<a href="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Wo-De-Hao-You-Yi-Xi-Duo-Lu/">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Wo-De-Hao-You-Yi-Xi-Duo-Lu/</a> (2025年10月22日)